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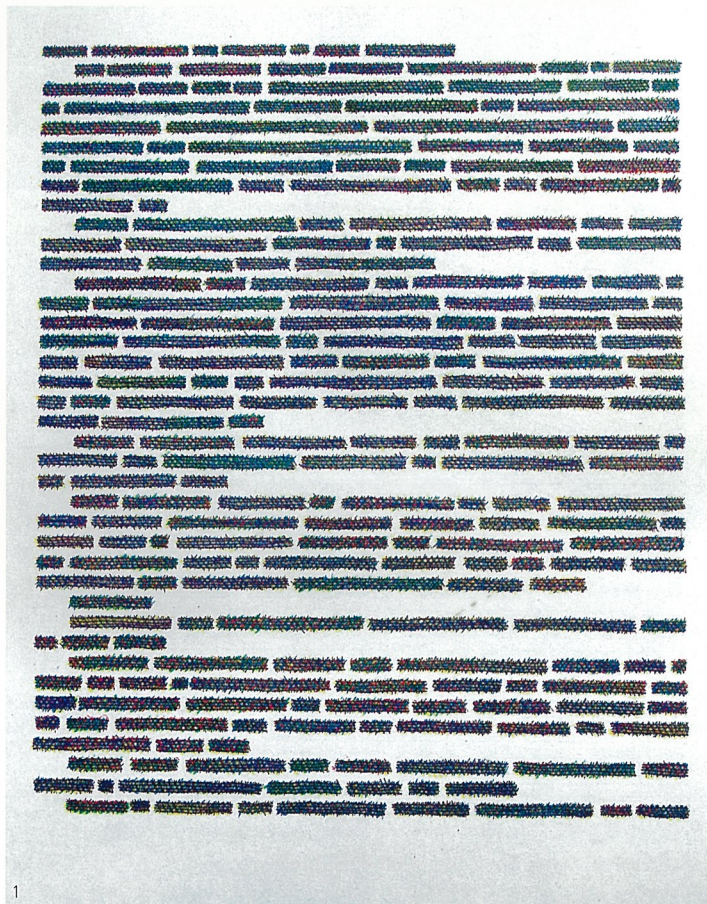
# 弱智才看书

## Only Idiot Reads Books

◎彭德 Peng De

一、有人说美术学院某类教师，画了一辈子的画都没有入门，原因在于不看书。马上就有人反驳，说是某些人看了一辈子的书也没有入门。反反驳：不知道看什么和怎么看，人看傻了，不是看书的错，而是启蒙老师或大学教师的错。本届读美院和美术系的学生，据说将近十万。加上原有的学生，按师生一比十计算，美术教师不应少于两万人。这么多教师，哪里去找？上十万人跻身美术领域而师资力量严重不足，使得美院的教学方向必须改变，从培养美术专业人才向提高美术鉴赏能力转化。这意味着教员传授知识比传授技术更加重要。

美术同现有的知识系统都有关联，美术教师的知识面，应当像百科全书的索引，能引导学生自己去探索，进而续写、改写或推翻百科全书现成的篇章。一些匠人习气很重的教师，不读书、不看书、不上网、不听讲座，历史知识严重匮乏，当代信息不闻不问，年复一年，只能依赖手头功夫打发学生。应该通过知识考试制约和改变这类人物，同时每年扣除五分之一以上的工资，责成他们购买各科工具书和专业书。不要说教师不看书行不通，就是职业画家也不能不看书。梵高和高更仅仅依靠个性与激情或异国情调出人头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它们不是当代艺术的



光环，更不会成为未来艺术的首选条件。知识时代需要建立在跨专业知识上的美术形态，需要美术界的知识分子。

知识分子在上百年前称为知识分子。韩非子笔下的智识，相当于现在的智商；上百年前指称的智识，相当于所谓的专业知识。狭义的知识分子常常是指独立撰稿人、体制外的专家和受过常规教育而持不同见解的人。这种定义有很大的弹性，比如中国外交学院现任院长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，声称自己是体制外的人。按照他的解释，美术界人士几乎都在体制之外。知识分子吃的是体制的饭，却又要同体制划清界线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任何有判断能力的知识分子，都不会为傻瓜也能看到的弊病承担责任。能够影响周边学生的美术教师，是因循守旧，还是扮演改变体制的角色，与其看他是否明智，不如考察他的知识结构。知识结构同文化立场会以简明的因果关系呈现在个人身上。

二、有一次我向几位美院教师建议，向优秀学生学，学一学他们位于人下的态度，学一学他们求学的

的愿望。没有等我把第二句话说完，有人就很不以为然地打断，说我高估了学生的能力。我想我只是低估了这位老兄自我加冕的心理地位。不要以为一旦为人师表，就可以高高在上，颐指气使。学生心里并不买你的帐，只是不敢表露，担心你报复，忍着或假装谦虚，甚至逢场作戏地恭维你，把你哄得以为自己是一个人物。凡是当过学生的人，回想一下当年的老师在你心目中的实际地位，就会发现，教师不过是一群年轻人上学的见证人。当他们填写履历表时，你可能连充当见证人的资格都会被勾销。你要是希望他们将来不骂你，说你还不是一个草包，不是一个只会照本宣科或只会画两笔的高级文盲，就应该比他们更勤奋，就应该像弱智和呆子一样去看书，只要不真的看成呆子和白痴就行。

三、对于教书的不看书，当然不能一味地进行单向指责，因为教科书和靠吹嘘出来的书，不是过时就是浅薄。这类误人子弟的书籍，能看吗？而今，是人人都能出书，尤其是只看闲书的人们追捧的名流，写书就像拉痢一样快捷。它们同浅尝辄止的学术书籍，犹如行画一样只会把人的眼睛看坏，心胸看窄。北京的文摘报在学术界的口碑最好，有一次摘录某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，谈的是暴力革命，声称“革命”这个词，最早出现在清代而不是民国，殊不知革命最早出自周易的离卦，原话是“汤、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”。翻译成白话，革命就是“改变自己的命运”而不是要人的命。商汤王和周武王试图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命运，受到人们的拥护，不过周武王砍掉商纣王的脑袋，却受到人们的非议。后来，



王莽革命，武则天革命，赵匡胤革命，都没有大开杀戒。一方面是读书人不看书，一方面是印刷业的畸形繁荣，以致造纸厂排放的废水，把淮河等水域污染成了癌症的高发区，同学术界的伪劣产品一道，狼狈为奸。总有一天，会发起另一种性质的焚毁伪劣书运动。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|
| 1、昆德拉《好笑的爱》第62页抄写17遍 | 丙烯 | 向燕  |
| 2、故园·火车              | 铜版 | 肖娟  |
| 3、老屋系列之一             | 油画 | 梁宇  |
| 4、之间·NO.5            | 铜版 | 王俊  |
| 5、米亚罗的风              | 漆画 | 陈恩深 |

